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三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書三十五

與吕侍御書 明王維楨

鄙生慕沃州之名尚矣乃今覩沃州之面私其論吐與其在事弛張之畧咸當實不華簡而易行有為咸績乃知沃州固經國之大儒斯文之巨擘矣今世學者侈言

無驗如畫餅膠舟不濟於用俗士見其若此遂指而訾之世忌論學以此也僕以為論學如問途所貴能行至之不倦今交游中若趙大洲者高自標植庶幾于道而夢披敖子沉毅淵嘿若重溟深谷靡珍弗聚鄙生獨私切敬事之恨天資弗類不能逮敖子故敖子實有閎才絕藝而一不暴見今人稱敖子為篤厚君子而不知固畧士翰卿也鄙生于流輩中稱最下顧能景慕賢哲冀有所表樹即如已出亦念世不可無才士大夫而才士

大夫在世齟齬者十指而九此其故難言之矣今鄙生既歸而敖趙兩君與公時出入從游其所陳說相參令上合先王近振時艱在坐快聽出門可行即俗士曲意求指安得乎自聖人沒道散在諸書求道而不讀書猶入暗室辨色也僕齒年逾壯望道逾迷自訟不學故至此今擬退依巖谷蒐羅往籍探稽世故求所謂信古振今者即未能伯仲時髦亦庶幾無怍於俯仰耳竊又慮五斗相迫復就宦轍則此言虛車矣嗟乎白日易夕逝

波難返四十無聞聖人弗畏沃州諒軫此念久矣幸愛景光各圖令名不盡惓惓

答韓苑洛先生書 王維楨

自洛水南行渡渭抵華下人稱百里然迥野荒塗即快騎必竟日詰所止此安止百里也乃翁輕涉遠道枉訊敝廬感激倍于恒情又杪冬嚴寒氷河雪徑此宜居堂奥帷帳中猶有侵冒矧兹外出使者來諗知還居無恙心乃始慰奉敎南轅且淹不發謂以期親故惟翁重抱

沉痛令分國念楨爲國之典刑軫慮亦復戚戚今國家大計莫鉅于防敵治兵顧惟防敵者多擊敵者少治兵者多知兵者少以此兩多併此兩少此敵小入大入狂馳靡憚南跋太原西掠華池慘惡稔毒詎忍言哉執政大臣若圖其鉅者則必入告天子詔翁還取大司馬尊號畀之坐有成功可覲見此非憶想私諛天下誠大人才誠衆以指校數與翁等埒者幾乎楨發擬在正月下旬益屢卜屢易沾戀慈闈繫不能斷無亦去父母國之

道宜爾哉自省淺細即就班列萬無一裨幸終教無甚貽鄉國羞至望至望

後答張太谷書 王維楨

張生回具悉屋烏之眷感戢何已北征蹉跎去鄉之難如此矧又肩背受患連數月未平可奈何只今强欲出門念破後月即失期吾兄養恬斗城之陰遽蓄真探由此益懋行子誠嘆羨焉賜來濛溪翁集讀至再周先是得少華翁集近併二集更讀之乃皆婉麗秀俊與太微

翁集各立門塗若以命世而傳來則一而已可謂接轍
錢郎合券陰何者矣楨才性駑下鮮無識之力冥搜之
鑒然竊觀先民有作率非形索象模必積思累紀既已
得意會神乃後成章本朝作者空同老翁聖矣即大復
猶卻數舍蓋空同有神交無方之用有精純不雜之體
讀一篇詩見一事首終雖縱橫奇正弗一其裁而粹美
同也珩琚璜璫弗一其形而溫栗同也至若倒插頓挫
之法自少陵善用之者空同一人而已學者未覩其大

謾肆醜詆以為空同掠古市美比之剽虜嗟乎空同富才神解能自作古假令與李杜二豪並生同代二豪當約為兄弟補所未逮增所未能故官紵失金不可疑陶朱也良驥騈足不可謂相肖似也空同生李杜先不為李即為杜若李杜後空同生亦必為空同豈可謂李杜掠人美哉方匆匆東行李也覽藝有觸輒出數語恨不與公接朝夕得窮論討質是非紙上言不多嗣當更布

答許少華書　王維楨

往奉華牘稱物以喻志意隱而詞微情傷而旨痛顧出無知之者楨讀之為太息焉夫君子之行不同而志各有寄陶之酒阮之琴嵇之鍛王之眈意聲樂謝之游矚山水人固為放浪形骸澗畧禮法矣夫數君子者皆當世所謂賢豪人也彼其始豈不欲為矜矜之行用世之徒哉時有所不可乃退而就此故琴酒鍛樂山水六物者數君子之寄寓乃其情深遠矣惟公壯歲標植爵然而不圬慎修而不爽當是時自謂曾參不殺慈母相信

蕭曹丙魏之業行可力致此其志豈不貞固哉旋乃蒼蠅肆點黄金遘鑠遂令韓非孤憤殷浩書空椄李廣於南山竄楚平於澤畔百懿不録一青被放斯足悲矣孔子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言悔賢人猶不免也於是境殊則志遷勢阻則情欝故且昵近異物假借蕩懐免憂生之嗟耳亦若陶之酒阮之琴嵇之鍛王之聲樂謝之山水皆寓也而知者鮮矣今謀人國者不務亮志憐才濟時紓患專乃索細瘢摘寸朽遂使全璧

受疑合抱見斥公由是不獲奮矣楨為之太息者此也强敵數為邊害執事者講武遴才念至懇也然今日用一人焉不能輒去之明日又用一人焉又不能又輒去之官頻易而勣隳患漸深而莫之救藥何者用者非才才者未用用者飾名用之者信耳也往楨從朝士間為論真才誠可批難解紛者三數輩不嫌以私其鄉聽者色駭而意咈以惑於譊口也不見公五六歲矣傳言故嘗一疾疾已乃盡謝諸累蓄真反初今容髮光光好也

意或天祐國家故乃陰誘其衷裨之贋精須用若此得告在家僅八月部檄趣還不得淹卧丘樊遂不能驅馬曲江乾岡之間攀接顏色一慰夙昔聊布款曲式答劳訊見太華公為道維楨惓惓

與楊南澗總制書　王維楨

丁未之春幸獲謁公於蒲坻今又三年所矣歲序逝遷而傳者言公之體力精采强固如曩時一無少損天之庇祐人國乃故贋養老成而需于用如此頃南京本兵

闕有司以翁名請報不可取他氏代之士論以為時非乏之才才者棄在草野以故乏也楨聞其言是之竊又嘆天下之務至衆一夫不能兼長必有所偏乃今之士人人自賢物物皆具畧無引躬讓能之風此老成慎重之才湮没而不見甘朽而無聞也日者苑洛韓公致仕歸人惜其去者十九獨楨以為韓公歸之宜夫才之試也猶寶之售也既售不價乃恒暴在外啟傍睨者心則宜匣而蓄之韓公審於斯機故輙掉頭去不顧可謂上智

大勇近時一覩者矣翁居河山之間百年逸遊盡日開口而笑即裴公緑野白氏香山其風槩何多比焉楨華下人也孰知切慕每謂君子苟立勳名於世即安享卒歲可也

答余文獻書　王維楨

自去冬抵今凡兩獲嘉翰手讀之意旨標格咸有踔古絕塵之致方今修詞之士充溢宇內若取與九崖埒指亦不三四屈矣顧所論僕者不中僕之悃語曰知面易

知心難信信夫夫僕關以西人也從古以來所産兼材上智寥寥可數而一隅偏能之賢則不可勝道矣夫兼材者與之傳經稽理則慱引而約歸與之搦管摛詞則宏深而奧衍與之應世効用則措注中窾十試十功與之介冑即戎則制馭有術士出死力以扞外患與之校品古今則倫擬殿最足令死者魂驚生者神竦與之論考方域山川險阨風俗移易政化宜否及象緯風角妖祥災眚之故則種種當實不爽也斯數者僕未能擅而

間有一獲即自閼中士人計之若僕者不可勝道矣夫兼材之人猶大將也偏能猶偏裨也故大將秉鉞偏裨分麾各審所長也古以高爵處兼材庶位置偏能偏能之人不敢妄躐高爵自信所具也五味各一嗜五色各一章羣材各一宜其致同也僕竊自循省所具與所任相背遠甚僕所任者筆札之役詞章之事然此非可易易言也必慱蓄如谿高覽如陟法守如畫機圓如丸不決如弩神化變通如雲烟禽魚離合隱見不可測擬乃

始搦管登壇千夫辟易矣僕自歷詞垣十有六載攻之不入覔之不獲間一撰記山夫揭竿野鬭耳非大將之律也故曰所具與所任背也僕有一獲則應世効用是矣任者既非具者又不獲効乃偷良大庚與鼫鼠伍僕甚赧焉夫効用非難事本之殫厥心耳彼射石沒羽揮戈回曜非駭異也殫心之功也僕老髮半改惟是心獨赤茍有廉我者視今所具易今所任布在庶位假之柄握責之筭數因言求試計歲考實僕誠駑下然亦瀝膽

斷筋往矣如是則慚退神寧悚却而體快矣然此志又難以語人獨嘿嘿摵促終日閉關忽與王生斛語遂次第及之乾唇以自明披腸以見愫王生是之公從王生得聞乃獨弗是論辨風刺滾滾千百言卒歸之勸沮其言曰古有終身岩廊心冷如氷殆謂僕有熱中之想耶不謂知僕者矣僕自結髮讀書見孟子持志養氣之論輙守以為鵠既幸通籍金閨叨班王府末之有改茲所愧者才不副授位不量能故時思乞職効用兾得一當

以報天子寒熱誰計哉夫富厚豪華災眚之數勢驅威喝殃咎之門也僕何心焉本無異懷反觸疑喙乃今回腸返始守此初服感九崖之諭也

駁喬三石論文書 王維楨

鄙人所撰述竊自知陋以視他人率皆面謾故以投公誠為能指迷發昧令不乖所適也乃今所稱予我者一非我所有不副本初就正之意與他諸面謾者未之或殊即公自以為業已命之然不能令僕信也何也今海

内翰卿墨士彬彬然興矣其擬則史遷之作者不可勝數往往籍格襲詞猶之畫臨粉本書摹法帖求一毛之似幸半體之同以為奇絶固未有蜕棄陳骸自標形神者也劉稱僕云第取其指不襲其跡此神化之道僕安能及之而謾以相加也文章之體有二序事議論各不相淆葢人人能言矣然此乃宋人創為之宋真德秀讀古人之文自列所見岐為二途夫文體區别古誠有之然固有不可岐而别者如老子伯夷屈原管仲公孫弘

鄭莊等傳及儒林等序此皆既述其事又發其義觀詞之辨者以為議論可也觀實之具者以為序事可也變化離合不可名物龍騰虎躍不可韁鎖文而至此即遷史不皆其然乃公亦取之加僕何言之易也晉人劉勰論文備矣條中有鎔裁者正謂此耳夫金錫不和不成罷事詞不會不成文其致一也文之不易言也若是僕安能及之日來誦覽大撰數篇總之整雅完密厥初營搆布置費心力矣因取遷史較之則遷乃踈鹵矯健門

途雖殊而要妙均也自僕繹思遷史累年襮矣然或由本以之末或摭末以續顛或繫條而約言或一傳而數事或從中發或從傍入意到筆隨思餘語止凡若此類不可毛舉竟不得其要領乃今觀公之撰如此則作者自命可也何必古同哉且公少時即好習古文詞到今猶辭云未能也而僕習之又最晚重以性資學識並謝上才豈克有造哉嗟乎已矣初計出城得乗間一語比山游復以賞眺妨焉然中曲念之幸承剳諭聊此布復

自游歸便爾多俗不能更往爲别倘軫懷無悋嗣音

與徐御史書　王維楨

使者以翰札及故人貽来二椷至並受之矣往公以按部出既數日始得聞出不能送于家歸當圖逆之郊也瞿君書云客自南中來輙言師立已大峻與人不相親且在彼中安可如此也瞿君于僕有骨肉之痛乃爾見責然僕誠非敢如此也顧僕所由致此者有說四焉僕受性直戇人有不相能不善浮慕之遂與之疎一也平

生未嘗倒心反舌亂是非淆曲直見亂是非淆曲直者則力爭之以為邪口不止則國是不定二也諸所為非其甘意往者即一時雷附然竟作擦眉狀昔人直弦曲鈎之誠僕亦念之顉卒不能忍三也僕嘗見賢士大夫歆艷之即其人不過我我固造其廬請事焉然有造有不造則猜恨生四也斯四者皆僕短僕自不能諱至謂峻處絶物為一切嶄巖之行此鑿坏之迂士斷席之狹容也僕何敢同之哉公與瞿君連姻締好瞿君既已披

腹腸責我諒公必得聞僕不可竟脉脉也僕關中人也
關中先輩曾游翰林者若武功康公鄠杜王公皆異產
殊尤之材乃皆出門一跌遂止初官不徙竟老死岩穴
中取僕與兩公較則驅跛驢逐良駟其不相逮遠甚僕
安有千里望哉瞿君憂其座主不和光恐及顛仆乃僕
則私計審矣夫人生以百歲為期然及期者甚少僕今
年四十有七歲矣流光驟驥亦無幾何就令僕回心易
貌以追逐于世俗之間吾恐老不曉事終遺子雲之譏

刓矯衡為輪反底作螽卒之弗可能乎亦守其故而已
且僕固思去非托之欲逃世也念老母既不耐遠游歸
而處于鄉而僕羇在此僕既鮮兄弟之聯又乏糞土之
息唯獨母子相為命乃分之為兩如中情何世未有離
背骨肉逐一官之榮得稱為人者也故常於邑悲傷而
近于病少選之頃將上謁陳乞依老母側畢菽水之願
焉古人有言斯非相惡一死乃已當其時非不早見求
去竟落之坑塹馬遷謂非為説難甚具而不能自脫葢

誚之也斯固萬世厄士之求鑒哉今居南中久幸聞公之賢哲愈詳僕固當朝夕見乃顧一月不一遇坐形迹之歎云耳有懷如海思就傾倒不可得回車何日瞻竚瞻竚

答姜僉事書　王維楨

自鄙人入南中客為稱足下賢者蓋百數然未有驗也居無幾何而海冦至所在大城危小城陷靡不得意然惟獨海鹽完問之海鹽所由完則足下在城中運帷幄

之籌而又有湯叅將者與之戮力奮驅乗城拒守寇嘗三圍海鹽每圍厚集數重期在必拔然竟不能一中高墉之隼則足下之智畧勇力彰矣令他城皆若是則賊鋒挫必遁賊見他城悉愞軟不與犄角獨海鹽伉以故數至圖傷之奉常鄭公海鹽人也為鄙人道之甚詳故鄙人信客前嘗賢足下者果有今驗非謾語也初寇侵上海也上海令懷印亡徒局縣門閭無人邑中人見令亡立盡奔竄如雲雨散焉賊入以素所聞二大姓盡掠

其財而去殺傷數百人已而令還冦復至令輒復亡冦過縣門仍扃無人乃始排門入吹火燒廨宇門樓皆空前上海民亡者甫還冦俄復來不及避皆伏在鋒刃積尸高者丘陵卑者溪澗為之不流比三至而邑中室屋空冦揭虛囊去矣夫冦三至上海輒得意及三至海鹽皆燥唇乾喉而歸則信乎足下之賢有力也太倉被創在上海後太倉人為鄙人述其事尤可扼腕方賊艦泊海口時才數艘耳其登岸薄太倉城者且不滿百人太

倉守臣怖于卒至則股栗不能持乃掖而乗城守臣從堞間望見賊鋒横厲須史而三遺矢左右皆笑之其有以事白者第瞪目視口噤噤不能語頃之稍定則又扑擊施威用蓋其陋若是則太倉奈何不殘今太倉三關皆化為灰劫太倉村落皆為羅酆鬼區本遺矢守臣故也或言遺矢者為甲又或謂乙久之當有真歸矣當是之時設令足下倫太倉且不啻守海鹽其智畧畢也今冦留海上業三月餘矣諸公賢有力者第能嬰城收保

不及百姓于創然未有與冦一創者也其不能創冦者有説四焉夫兵不素習將不知兵一也我衆附賊益賊之智而張其膽二也廵視憲臣權拘而封疆遠權拘則不在統轄者不聽封疆遠則緩急不相捄三也封内士大夫生長江南不諳兵謀然好鼓喙沮事執役之臣往往揺于邪説悚于後患有作輒輟之四也斯四者冦所以敢犯久留横行而莫之遏也以予觀今日之勢參彼已之形冦欲去則去不欲去則聽之卒無可奈何至為

異日計則鄙人有策三焉而練兵卒筭軍食不與也三策者改巡視為巡撫開府於浙之省中而以巡視為帶銜以福建附屬之既已正名巡撫則藩臬有司咸聽期會軍餉民兵咸聽料理遠徼近發咸聽區分於計便此一今疏請置總兵參將是矣而未指其總兵建牙處所愚以為當置之閩越壤接之界海道之衝而諸參將立砦分屯於海上者散若星羅會若義結有警則督所向分戍參將擊之賊安得登岸然非大破恒調力伸軍威

則軍吏不肅士卒不爲奮此二江南法網之弛特甚乃仕者率用寬和爲治故至此夫嬰兒好弄家大人不痛呵之不止況馭民乎誠取軍法戮不軌之民則誰其通夷而跨海不枉三尺務以鋤貪暴之吏則民安又誰其甘心棄業而化于夷也此三至若練兵卒筭軍食之兩者固稱要領則既立撫臣撫臣自舉之既立總兵總兵自舉之此謂溉其根而枝葉自庇者也凡今吳越兩地戰卒皆閭閻好騁子弟也彼其醉呼于市中舞拳以示

力一見劾敵即奉首竄矣不足稱俠客乃驅之逐盜適足損衆明怯令四方抵掌笑耳非計之得也頃聞冦兵烏舉倐而東倐而西不可得而制要之城守為是下令曰有警至即入收保近者歸城遠者屯結幸不使重傷而已若欲創賊令憚不更犯則與日徐議之耳因念鄙人縻公家餼且二十年矣歲守筆硯間蔑尺寸之功方今天下之患北絓强敵南困蠢倭乃不能効請纓之志充負戟之役第垊處空談猶之孤子言孝躄人論步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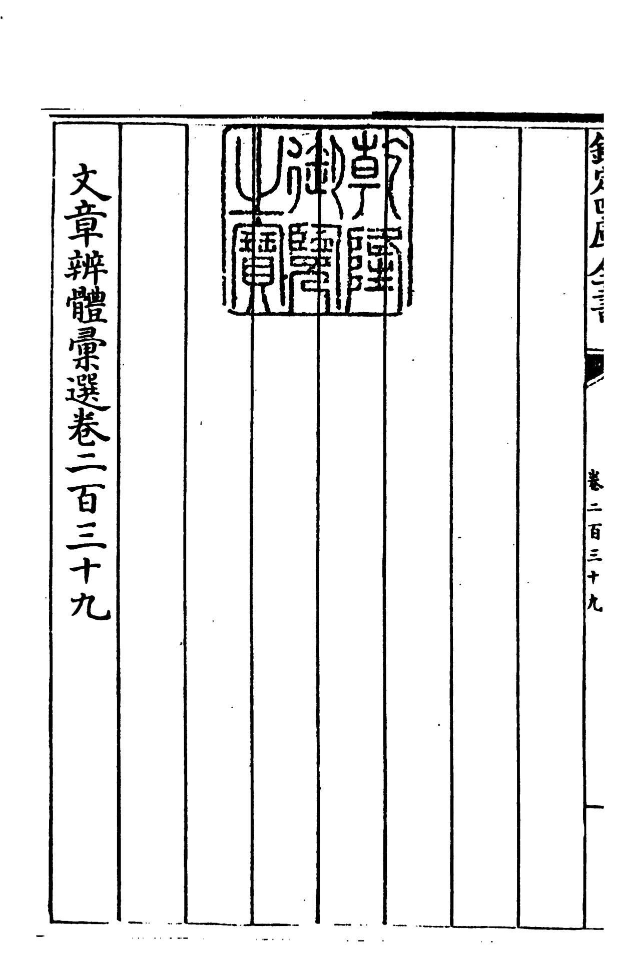
說雖詳終非已能有也

答敖祭酒書 王維楨

初得公成均信輒有書上扺今計必達之然所白者主在辨人才進良抑偽以返敦本之風而已此雖公能事而僕猶云爾者謂敗鼓之皮倉公不棄亦藥籠中宜有物也僕居南中第塊然獨處往來甚稀日惟舊故之思適奉翰札若以僕忘持孤稜益務不可下之節者僕非敢若此也僕猶夫故吾耳顧于南中不宜取南中亦不

宜於吾以故人取其近似者以為名曰伉厲守高也且僕戇直朴畧受性已定猶僕之貌修幹廣顙昂首掀眉揚膺濶步皆造化陶冶不可移易古之挾仙術者能蜕人骨不能易人貌即學者惟因性而道之因似而成之不能折强為弱反陽為陰今公責僕勿高勿卑擇中而居之此乃休戚之情骨肉之痛懼及僵仆故望之若是僕手書三嘆焉亦嘗有以里婦之效顰聞于公者乎昔有姬曰西子者里之姣好人也一日西子病心疾乃捧

心而顰焉觀者益以為艷其里婦慕之亦捧心而顰家人見之詫曰此固吾家婦也奈何倏而化為鬼也今令僕守吾素即不投俗好猶自稱人變之則化為鬼家人駭矣僕即死不顧也古人直弦曲鈎之誡昄昄在策歷有徵驗僕誦之久矣華山巖洞足栖吾軀渭水清流足濯吾纓竟托之求畢矣彼其當軸匡世追還古昔則有諸公在焉僕藉是得安枕百年幸尤甚也惟勉策效時慎愛景光至懇至懇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四十至四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垣

謄録監生臣姚秉哲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四十

明 賀復徵 編

書二十六

論文書與鹿門 明唐順之

嘗就文章家論之雖其繩墨布置奇正轉折自有專門師法至於中間一段精神命脈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今古隻眼者不足以與此今有兩人其一人

心地超然所謂具千古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為文章但直攄胸臆信手寫出如寫家書雖或疎鹵然絕無烟火酸餡習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字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雖其顓顓學為文章其於所謂繩墨布置則盡是矣然翻來覆去不過是幾句婆子舌頭話索其所謂真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絕無有也則文雖工而不免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即如以詩為喻陶彭澤未嘗較聲律雕字句但信手寫出便是宇宙

間第一樣好詩何則其本色高也自有詩以來其較聲
病雕字句用心最苦而立說最嚴者無如沈約苦却一
生精力使人讀其詩秖見其綑縛齷齪滿卷累牘竟不
曾道出一兩句好話何則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
也而况非其本色者哉且夫兩漢而下文之不如古者
豈其所謂繩墨轉折之精之不盡如哉秦漢以前儒家
者有儒家本色至如老莊家有老莊家本色縱橫家有
縱橫家本色名家墨家陰陽家皆有本色雖其為術也

駁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以老家必
不肯勦儒家之説縱横必不肯借墨家之談各自其本
色而名之為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
其言遂不泯於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
滿紙炫然一切自托於儒家然非其涵養蓄聚之素非
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響勦説蓋頭竊尾
如貧人借富人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極力裝做醜態
盡露是以精光枵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廢然則秦漢而

上雖其老墨名法雜家之說而猶傳今諸子之書是也唐宋而下雖其一切語性命談治道之說而亦絶不傳歐陽永叔所見唐四庫書目再不存一焉者是也後之文人欲以立言為不朽計者可以知所用心矣

答李中谿書 唐順之

且夫撫按之權舉劾最重百官之所勸懲公道之所以開塞其繫於撫按舉劾亦最重然而今世所謂舉劾者僕竊異焉僕嘗備員郎署矣嘗得日閲邸報矣或曰今

日某巡撫舉劾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矣或曰今日某巡按舉劾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矣何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藩臬方面大官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通判縣丞小官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牽朋聯伍不數十人不止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寂乎寥乎纔三兩人也如此則是賢者盡大官而不賢者盡小官也則是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也夫使賢者盡大官又使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則宜其政

平而訟理苞苴不行於上怨毒不結於下天下可以卧而帖帖矣而顧不能然則是大官不能盡賢與賢者不必甚多而不賢者不必甚少也大官不必盡賢而賢者不必甚多不賢者不必甚少則彼舉大而劾小者無乃大官則足以樹恩而小官無傷於任怨也歟又無乃勢弱者易凌而根固者難拔也歟而其所舉所劾之多與少又無乃厚市恩而薄引怨也歟如此則人心何以得勸懲公道奚以得不塞也雖然固亦有藩臬方面大官

不舉或反見劾者矣嘗駁而問其人焉則是非能劾藩臬方面大官也亦非其人之果不賢也或負氣倔强不善曲媚者也不然則受人指嗾為之快忿者也亦有通判縣丞小官不劾或反見舉者矣嘗駁而問其人焉則非能舉通判縣丞小官也亦非其人之果賢也或多援善鑽最有力者也不然則其親與故也如此則所劾者縱非小官則必負氣倔强與為人快忿者也縱非大官則必多援善鑽與親且故也然則人心又奚得而勸懲公道

又奚得而不塞也由此言之為撫按者固不得以能舉人能劾人為榮而必以舉劾之不稱為可懼矣今兄之所屬其為方面大官者誰乎其為州縣小官者誰乎僕固不知也賢者多乎少乎不賢者多乎少乎僕固不知也而為是多口者亦據素所疑於人人者言之耳然以兄之志剛而識明秉正而嫉邪固必不同於人人矣必能示勸懲而彰公道矣又何藉於僕之言乎然僕之為是言於兄亦非欲兄之不舉大官不劾小官也非欲兄

之所舉必少而所劾必多也大官果賢矣或矯而不舉亦私也賢者果多矣或避收恩之名而欲矯之以少舉不賢者果少矣或沽澄清之譽而欲矯之以多劾者亦私也雖然竊以為莫如精舉而慎劾則劾者固少而舉者固不得多矣或曰舉劾皆少則是善有隱而不章惡有微而不屏也是不然矣夫天下中人多而其最賢與最不賢者少矣舉劾所以出於常格以待最賢與最不賢之人耳若夫小善小惡則固有考語矣又何慮善有不

韋而惡有不屏也

答翁東厓總制　唐順之

自乙未歲奉别於京師十數年間吾執事設施磊落聲望益崇蓋嘗深謀極慮為天子建南平交夷之績而又起而膺北伐玁狁之任是天子以方叔名虎屬公而公能以方叔名虎自任也三晉連被殘破强敵之患一二百年所未有蓋有非常之患而後求非常之才有非常之才而後立非常之功公固其人也豈特一時掃蕩廓

清將來數百年長城保障之地實於公賴之矣僕竊聞之古者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桴鼓則忘其身是閫外効忠之道則然軍功爵賞皆決於外不從中覆是廟堂委任之道則然不然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廟堂機會變於斯須而制勝於九重此自古豪傑之士所以每患於掣肘而功之難成也今閫外効忠之道在公能自信之而天下亦以此信公矣不識廟堂之所以委任其亦必有以異乎前時所以總制者否也聞前總制

在邊以請糧一事不合於某閣老遂不久而去若爾則其所以專行者亦無幾矣夫自古未有不得非常之人而能立非常之功亦未有不托以不御之權而能用非常之人者也雖然托之以不御之權而或不能立非常之功則其責固有在矣公務盡其為之在我者而已矣前時為總制者其委任既然至其自為又大率顧忌利害畏縮首尾怵惕譏讒日夜以保功名富貴為事不肯以身蹈天下之難而為苟利社稷生死以之之計是遂

延歲月至於喪其成功而往往被罪以去蓋其所以喪功者生於保功之計太重而其所以被罪者生於畏罪之意太深公豪傑也轟轟烈烈做却一場可則進不可則退奚顧慮之有哉僕又聞督府之任不在於自用而在于用人且夫西北邊固多沉謀鷙悍之士矣公廣詢而博咨之使文武長材盡在幕下至於負瑕故將守墩老卒苟有一長亦得自効期於羣策畢舉此開府第一義也何如何如宣大與三關地圖敢求見寄為惠往時

邊關圖本大率只是丹青一幅而已試之實用真如畫餅近見劉松石公陜西諸鎮圖稍為精密古之籌邊者敵之所從入與吾之所以制敵皆可以按圖而坐籌之是以守固而戰克人皆言敵人來去如風雨此亦未必盡然且敵人非萬騎不能大舉騎不可一日無水草沙磧少水而水草可飲食萬騎者尤為難得敵人擁騎南下須是覘得水草便利處然後可入其無水草處敵人亦不能以飢渴致千里也是以邊城雖綿亘千萬里敵

人雖是風雨來去而其所從入大約可以先定其小小隘口零騎可入處雖不可數而其大舉之路大約不過數條而已禦敵者常患備多而力分茍圖畫分明可以必敵之所入與所不入知敵所入與所不入則備可以不多而力可以不分列屯築堡解糧按伏省卻大半氣力矣公在廣西時僕嘗索藤峽圖於公後聞督瀨山言公嘗寄我藤峽圖矣竟不及領教不知當時寄之誰也近日所徵材官射士遠及南國此於名則美矣但東南

柔脆且素未見敵恐費衣糧無益實事不若以其費募土人之豪勇者則一人遠戍之費可得土丁兩三人土丁知險阻識敵情得一人可當戍兵兩三人韓退之與柳中丞書曰徵兵滿萬不若召募數人此實語也使鄙言得采俟公破敵成功當以向時雕蟲末技作為鐃歌鼓吹曲以繼釆芑江漢之餘響以彰我明天子任賢使能之效公其許我乎

與萬吏部書　唐順之

千里逸足混之皁櫪羣伍中雖不待馳騁康莊而精神溢出戞然自别俗眼猶能識之不特孫陽九方也僕甚無似每竊有感於才難之歎而時物色之但同類多襆檄拘牽譾陋守常之習而少磊落踸踔可屬重事之器漢人所謂羽檄輻輳軍書狎至事更有上於此承當幾何人今海寇之警未為大變而用兵數年人才大畧見於此矣僕向游南都獲見兩溪於諸士大夫中所謂精神溢出戞然自别竊自喜俗眼頗能識之而得慰素所

欲物色者退而質於大洲大洲云然是以雖相見之日淺而相慕之情深相與之言有盡而相期之意無窮也从欲作一書道此意以為屏廢之人雖遇相知亦宜閉口乃辱來書先施令人深慰僕少不自知駑鈍亦不知世間行路之難而妄有四方之志自四十以前雖屢經廢錮至於為國為民之念每飯未之敢忘當世之務一切不敢廢習逮年近五十衰病逼人精氣耗盡料此殘軀理無从生且更事漸深自知迂𥚃𨅌僻之性必不可諧

於世所謂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也於是遂欲逃之方外以畢餘齒向來習業一切捐盡向來念頭一切掃盡居常兀坐奄奄如墟墓中人每聞人語及世事輒塞耳却走以避咎而已又擊壞老人所謂當年志氣欲横秋令日看來甚可羞也形既槁矣心亦灰矣前時偶見執事逸氣及與執事談見執事懇懇悱悱憂時感事之意令人壯心頓覺戚戚相與援弓握槊聊為歡笑如磊砢老骨久甘伏櫪鞭之不動一旦偶經駿馬之櫪見其鬐

鬣蹀躞騰驤汗血自顧雖足蹭而不禁心癢亦蹴踣鼓噭仰首一鳴以洩其氣及退歸本櫪頹然如故向來激發惛惛都忘之矣相馬者以為肉與骨與神三相稱也不得其肉當得其骨不得其骨當得其神若淢若沒言有神也若僕者縱使骨未朽盡而神已銷鑠盡矣此豈可復有所馳驅於世哉執事尚有虞於僕也故敢一盡其愚葢駿馬亦偶見老馬之一鳴以為猶可相與並馳而不知其本櫪頹然𩮈鞭不能動之狀也若果欲異日相

與馳驅必并誤駿馬事矣故不敢不盡其愚也今世事多故摧輈駭駟有甚於上太行之阪其須千里逸足甚急而執事之才又已為世所知千金上價誰能先之僕倘未即老死行將見執事任重致遠過都歴塊以耀當世僕且嘖嘖心口相語以為向來所期之不謬亦足快矣亦足快矣更願執事於此閒時深其養進其學益廣大受之地如千里逸足雖自天生而飭其銜勒節其和鑾閑其輿衛日慎日習所以自試畜力畜德所以成驥

也願執事益加意焉異日執事從官道經毘陵當相邀過山中静坐一兩日迂鄙之見更有所欲請教者譬如老馬雖已不能與駿馬並馳而道路險易山川迂迴曲折嘗所諳習嘗稍有聞者尚當一二為執事言之未必不可為過都歷塊之小助也

答王遵巖 唐順之

安友為求序得託雄文以不朽甚幸過望僕舊從兄學為文章有一二僅得處盡是兄之指教但才既不長又

不能竭精力以從事是以遂成廢罷韓子所謂徒業者不嚌其胾者也獨覺兄之奔逸絶塵而已矣近來自觀舊稿支離叛道之言篇篇有之理既不當文亦未工赧然盡欲焚燒而後為快緣頗為人抄録無可奈何蓋以吾今日文字使倆須并却三四年精力專專幹此一事自謂可望於古人閫域今自度必無此閒精神可以了此也既自知不了則豈欲以不了者而信今傳後乎亦愚矣貴鄉洪子因信兄而過信我遂亦以我為可與斯

文也與安友謀刻之而請序於兄僕旣而聞之愧汗駭
愕蓋吾文未成吾自知之且不欲此生為言語文字人
也吾常以刻文字為無廉恥之一節若使吾身後有閒
人作此業障則非吾敢知至於自家子弟則須有遺囑
說破此意不欲其作此業障也僕居閒偶想起宇宙間
有一二事人人見慣而絕是可笑者其屠沽細人有一
椀飯喫其死後則必有一篇墓誌其達官貴人與中科
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間者其死後則必有一部詩文刻

集如生而飯食死而棺槨之不可缺此事非特三代以上所無雖唐漢以前亦絕無此事幸而所謂墓誌與詩文集者皆不久泯滅然其往者滅矣而在者尚滿屋也若皆存在世間即使以大地為架子亦安頓不下矣此等文字倘家藏人蓄者盡舉祖龍手段作用一番則南山煤炭竹木當盡減價矣可笑可笑僕又何用更置一墼草于鄧林棼棼之間哉至於求序於兄僕與兄何等朋友也其有所求吾自求之而何待於人為之媒哉以為

吾文茍有成則當求兄不成則不敢以累兄知人之明也及得兄序讀之令人益增慚汗吳下自古來文人正不少以為僕蓋過二千年吳下詞人而接札游之文統既使兄為私於所好又若使僕與人爭名爭先然者非兄之所以愛僕也使兄今日為僕作序則亦宜道兄與僕昔以文相切磋以才弱志隳幾成而罷之意句句道却實事庶使兄為不誣而吾亦可以不愧耳至於兄之雄文則千百年自有定價倘吾文稍進乃敢為兄作序

今且不欲羔袖於狐裘也刻板事既已力止兄序遂亦寶藏之未敢示人也

與周中丞論項守　唐順之

僕友人有項喬者其人温雅純實雖自處若謙退而其志常欲為古人雖其貌朴野而其中實耿耿然雖多卧病若不任事而實蹇蹇奉職不肯一日尸乎其官僕於交游中知之最深而資其切磋之益亦最久矣又自羅翁當國為縉紳所輻輳而永嘉之人根株附麗攫美官

鼓聲勢者尤衆喬與羅翁又有葭莩之親乃獨泊然自守不亂於羣甘心隱約不覬非望然此士人居身之常不足以稱喬而喬之不茍大率可見也此不惟如僕輩與之素交游者能知喬而士夫亦多知喬者夫以僕素辱明公之知則固可以薦人而不為借以僕知喬之深則固可以薦之於明公而不為黨自喬在屬下二三年閒僕不敢以一字稱喬於左右者豈僕過避嫌疑使喬之名譽不通於上而歸朋友之過於僕邪竊以為明公

精鑑近世希有又素以汲引人材為心而喬之為人必能在處有所樹立則明公自將知喬而喬自足以受知於明公又何藉乎僕為人媒也昨得邸報見明公薦三郡守獨不及喬則始憮然異之既而思之何僕所料之不中邪豈喬之失其故步耶或喬之廉靖宜於郎署而不宜於郡守耶抑僕衹見喬前日之善而明公衹見喬今日之未善耶不然則或有間之者耶不然則以明公精鑑照物無遺而喬也日夕在左右而獨不得借餘光

焉豈其命耶夫人情翻覆不常旬日異態固有匿情為
善而後或敗露者矣亦有始雖强於為善而後不免改
節者矣僕又何敢以四五年前所見過信故人耶雖然
喬烟愊可信人也以喬之素能蹇蹇奉職則其為郡守
不肯闒茸或可知也以喬之素不肯奔競以覬非望則
其在郡不肯自污或可知也又未敢以過疑故人也雖
然僕所取信者明公之鑑也明公之黜喬而不舉必有
説也則是喬果可信者少而可疑者多耶果飾於前而

壞於後耶不然何為其見黜於明公也耶明公非不𢡟才則是喬果敗露與改節也僕之心不能解也使喬之賢而偶未見知於明公則僕固不敢黙矣使喬果不賢以自取戾焉亦宜一請教於明公而與之絶可也是以不量狂妄而有是說焉

答曾石塘總制　唐順之

曩者草率奉書未悉所懷茲又辱示大疏并營圖則分合進止奇正迭用熊虎之韜如承面授而士馬騰躍旂

熾精明之狀如獲目覩古所謂節制之兵何以過此真足以立於不敗之地以靜伺敵人之敗發舒挫折之氣而平定百餘年騷擾之境界有不待捷書之上而知之矣兵家之變不可盡言而疏中所論用間設伏與夜斫營犄角八九條則大約備之用間使其自相疑而自為鬬最是攻夷上策然非深得敵情則不能用間非熟於地形則不可以成犄角之勢而夜襲敵營但機巧設伏敵人所長且自我兵形既露敵人亦日夜為備而匿實

示虛匿近示遠匿精壯而示羸弱百計以疑我者宜亦深矣則得敵情為難自百餘年來我國無一人一騎入敵境者此路閉塞已久則得地形為難而今之所謂得敵情地形者秪是據降人偵卒一二人之口萬一實事未必盡傳傳事未必盡實則聽信之際毫髮少有差池至於當機合刃呼吸便有安危此其多方參伍使較若畫一全在吾丈勝筭耳雖然此猶是攻戰之說而未及乎經營善後之計也大率今日之事不惟一戰逐敵消

戢兵刃之為難而敵人既遯之後城堡未立之前軍士經時曠日野處露宿散布於二千里空虛之地能使殘兵敗將一無所窺伺哭發乘間之為難又非特杜塞敵人窺伺乘間之為難而一時遷徙二千里之軍民一時創築二千里之牆堡以填實二千里百餘年空虛之地能使內境一無憊敝騷動之為難故不難於攻而難於守守之所以難者不足虞於敵人而足虞於內境也人謂平吳之後更勞區畫今勝敵之後更勞區畫耳守之

所以難者姑未暇言而攻戰之難則敢竊陳迂濶之論或可以少備勝筭之採擇大畧以為千里而襲人必潛形匿影乘其不備而後可以得志復套之議兩年於兹矣我之兵形既露而彼之為備亦密我之間諜雖精而彼之窺伺亦熟我能分兵以相攻而彼亦能并兵以相待春夏之敵馬以乏草瘠而我馬於此時固亦不能藉草於敵敵弓以春夏解膠而春夏多雨濕我之火藥火器亦有時而不適於用我恃火器以攻敵而輜車絡繹

於深草叢莽之間亦宜防敵人火攻之便且夫兵法非十不圍非五不攻萬一敵人自知不敵結連奆外之敵并聚於奆中合力以抗我其騎兵必且十餘萬計而我六萬之兵分為五六路彼於地利既熟知其何路為險而於我兵且窺覘其何路為虛彼將空其諸路以疑我而并力一路以邀我是以彼之十萬而當我之萬據彼之險阻而擊我之虛或一路稍有蹉虞則諸路聞之揺動如宋人燕雲五路之役可虞也或我出則彼遁我歸

則彼復躡之如吳人所以疲楚人之術可虞也或彼遠其輜重部落誘我深入如趙信教敵之計可虞也蓋必我知敵所以聚兵之處而彼不知我所以出兵之路我能散敵黨之合而敵不能乘我兵之散我常得重地可據之利以扼敵人輕地易走之勢然機巧設伏之計兵凶戰危之慮出於意料之外者殊不止此蓋寧可過為多算而慎之不得少算而輕之也

與洪郎中方洲　唐順之

嘗論文章稍不自胸中流出雖若不用別人一字一句只是別人字句差處只是別人的差是處只是別人的是也若皆自胸中流出則鑪錘在我金鐵盡鎔雖用他人字句亦是自己字句如四書中引書引詩之類是也願兄且將理要文字權且放下以待養完神明將向來聞見一切掃抹胸中不留一字以待自已真見露出則橫說竪說更無依傍亦更無走作也何如何如向與人論文字工拙在心源之說兄曾見之否鄙人每一奮筆

如策跛驢耕石田轉覺苦澁復爾罷去念債限已滿又無利息何時是了以是蹶然强作數篇雖稍有可意處只是庸淺以非精神所注也然僕以非素所長之材而又當夜氣之惰而君以才所素長又當朝氣之銳𥚃見吾文當相與一噱而後信吾自知之不妄也此後尚有文債廿餘篇若使了此則四十餘歲業障一時頓銷昔禪師不受隅宿之約病夫此後更不受文字約矣既不自耕又不讀書為文又不教書又以病不能行慶弔應

人事自奉侍老親及與家庭子弟談説閒話之外悄然更無一事若不喚作一閒道人便當作一瘤贅廢物矣可為快哉

上袁元峰相公書　茅坤

近得翁與潯陽書及他一二相知所口陳翁之不忘故知中為推轂者至於再至於三焉僕何人斯而勤翁之注記於心而譽之於口若是也豈非周公為相則九九以上咸為之吐哺握髮而不忍遺之者乎及近聞言者

論列督府以不肖雅共之游好幷為姍笑甚且横口醜詆吹及毛疵嗟乎此可見僕之獲罪於清朝見攻於羣衆譬之馳駑駘於峻坂翁雖欲力援而前而他所旁擠而傾跌踣困之者不忘左與右也已矣乎抑可謂坎壈塞阻之至者已雖然僕不足道也獨感督府公所遭竊不能不仰天而欷歔者東南數十州郡所罹倭奴之患漢之七國唐之黄巾之變不是過也攻城破邑覆軍殺将無歳無之天子亦為震怒徵天下之材官宿将以臨

之然輒敗去未聞有俘其一旅摧其一陣者何則彼皆

擇摧鋒之少而又越海而戰人皆死鬬故得以一倍百

以十倍千而吾官軍之前而鬬之古所謂驅羊豕而投

之餓虎耳當是時冠熟視吾東南數十郡之子女若几

上肉一切紈綺玉帛若外庫然東南數十州郡恐恐焉

家不保旦戶不保夕而胡公自御史來即荷聖天子簡

任被之璽書授戈而戰它所俘斬不暇悉數一敗之於

王江涇再敗之於龕山三敗之於沈庄所馘首畝不下

萬計至於麻葉陳東徐海王直輩並海上之梟雄宿猾
朝廷故所題覆不靳通侯之爵萬金之賞而購之者胡
公獨能内不顧身家之禍外不顧流口之譏遠遣諜於
波濤近用諜於肘腋遂及以次擒縛數十州郡始晏然
不聞烽燧嗟乎亦雄矣當其督戰之勤往往聞其夜半
耩氷草屨而走矢石四集奮不顧身其最為孤危萬死
一生者方徐海之攻圍桐鄉時其所擁衆分道入寇南
掠慈谿北引拓林東並吳淞江西捷瞰浦不下數萬而

又最悍者海所自部與陳東兩壁桐鄉而鬬而故督府之卒不過千人胡公不得已出為餌賊之策遲戍兵之至以擊之當是時僕猶牽文法畏名義力諭之曰與其犯中外之謗以賈没家之禍不如死綏一戰以冀十一公獨張目據席㓜冠而奮呼曰賊萬不可支吾如此則禍止一家如彼則貽國家數十年東南無窮之禍又左顧一佩刀而曰吾萬一天不佑唯以此自盡報主上耳嗚呼僕及左右時皆為之引涕已而兵既四集寇卒授

首胡公葢誓死殉國故能以其孤危之身横百喙之口出萬死之後成一朝之功耳賊没之後朝廷始免南顧之憂而謗訕之臣㬥㬥然起而攻之荷聖天子獨為憫痛曲賜保全今竟以人告曾叅殺人者三不能不扱杼而起聞已逮繫僕竊痛心苟欲按論胡公之罪杯酒蹴蹋豪宕自喜大畧漢之列侯將軍唐之藩鎮節度使者之風是也其所為聲色之嬖冠裳之褻衆所不得而庇之者然至於長材大畧雄心猛智臨敵乘危轉敗為功

亦衆所不得而掩之者故律之以莊士之行則世或不與課之以捍國之勲則世不可無傳曰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廟堂之上何忍以尺寸之朽而自毁此棟梁之材也乎聖天子為之獨照於上賢公卿為之調護於下當必不令馬援墮於薏苡之疑曹彬覆於篋書之謗狄青惑於軍情之危所可痛者世道嶮巇公論不明始則懸通侯之爵萬金之賞以賈其捐身赴難之氣終則引其杯酒之過文法之繩以誅其戡亂定難之功恐他日國

家有急事屬危疑無復敢挺身而前者耳昔者漢李陵降虜而司馬遷猶不忘其敢戰深入之苦甘陳矯詔誅郅支而劉向猶訟其萬里揚威之功正謂此也不肖所請抑非敢以自附榜末阿所私也特以事關國家誼切胸臆不忍不為公議以待之身後耳臨風北望不勝哽咽

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　茅坤

伏念僕與兄同起湖中先後中明天子甲乙之科當是

時僕忘其駑劣而推附於兄兄亦憐其同聲而好爲游
揚於搢紳大夫之間星附渾於月丘附阜於壟遂得並
聲而馳然嘗誦兄之詩讀兄之文章竊疑官不稱其才
位不當其識兄亦顧僕時相笑咤纍欷不已也僕今且
操縣印綬於江海之間者十年於此矣漁石入爲吏部
尚書大鶴爲文選郎偶皆故知始得解去縣印綬厠名
郎署兄或喜其稍進而亦未必不憐其晩也然竟不能
一日安於朝廷之上隨被指訶而去其間事機固遭時

難然其所陰搆力擠則寔起忌於同輩結怨於顯游彼其創謀不過欲搤人之吭而去其食也而其所相與合為萋菲遂至有耳目心思所不逮者悲乎悲乎僕嘗讀古蜀道難詞以為風人之旨喑嗚泣淚故亡寔至是今何意驅轂結軫游其間哉雖然僕何尤也僕自罪譴以來以為進不當附當世名公鉅人顯揚功名退亦當如丘園巖壑之吟自勒一家以遺於世即欲亡去匿身五湖烟霞之間以從所好也然或謂今且罪譴不得遽舍

而之者故姑浮湛混濁治博中山之間然其當晝而思當寢而夢已逃人世久矣僕嘗念春秋以來其賢人君子間遭廢斥未嘗不即其窮愁自著文采以表見於後何者恥心有所知與腐草同沒也然技不能兩有所精而學不能兩有所逮何者傳不云乎倕工於為弓而言天下之善射者必曰羿也奚仲工於為車而言天下之善御者必曰造父也蓋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人以聰明智慧擽且習於其間亦各有所近必專一以致其至

而後得以偏有所擅而成其名故世皆隨孔氏以非達巷而僕獨謂孔氏之言者聖學也今人未能學聖人之道而輕議達巷者皆惑也屈宋之於賦李陵蘇武之於五言馬遷劉向之於文章傳記皆各擅其長以絶藝後代然竟不能相兼者非不欲也力不足也故李杜詩聖而韓歐文匠其間不自量力揚蹀躞而進者獨魏晉曹劉二陸及唐元白柳宗元之徒稍稍傷心焉然亦疲矣使宗元獨以其文與韓昌黎爭雄當未辨孰劉孰項

而曹劉獨縱其詩聲於武陵之間又未必降爲黄初之音也故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僕才乏思澁於兩者俱無能者也然間嘗從兄學爲詩每見兄言笑出金石噴吐傾珠璣數年以來大者王孟小者劉韋矣而獨不能睥睨一二其中者不出兄之唾遺其背而馳者尾瑣猥陋矣獨私叩文章之旨稍得其堂户扃鑰而入而自罷黜以來恐一旦露零於茂草之中誰爲弔其衷而憫其知以是益發憤爲文辭而上採漢馬遷相如劉向班固及

唐韓愈柳宗元宋歐陽修曾鞏蘇氏兄弟與同時附離而起所謂諸家之㫖而揣摩之大畧琴瑟柷敔調各不同而其中律一也律者即僕曩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者也近代以來學士大夫之操觚為文章無慮數十百家其以雲吻霧噏虎噬鷙攫之材揚聲藝林者亦星見踵出然於其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者或在置而未及也近獨從荆川唐司諫上下其論稍稍與僕意相合僕少喜為文每謂當跌宕激射似司馬子長字而比

之句而億之一字一句不中其纍黍之度卽慘惻悲悽也唐以後若薄不足爲者獨怪荆川疾呼曰唐之韓猶漢之馬遷宋之歐曾二蘇猶唐之韓子不得至其至而何輕議爲也僕聞而疑之疑而不得又蓄之於心而徐求之今且三年矣近迺取百家之文之深者按覆之卧且吟而餐且噎焉然後徐得其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因悟曩之所云司馬子長者眉也髮也而唐司諫僕所自得始兩相印而無復同異今僕不暇博喻姑取

司馬子長之大者論之今人讀游俠篇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立鬬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即欲好士若此者何哉盖各得其物之情而肆於心故也而固非區區字句之激射者昔人嘗謂善詩者畫善畫者詩僕謂其於文也亦然今夫天地之間山川之所以蕃翳䆳䆻之所以悲嘯九州之所以聲名文物四裔之所以椎髻被髮以及聖帝明王忠賢孝子羈臣寡婦

讒夫佞倖幽人處士釋友倡子之異其行禮樂律歴兵革封禪天官卜筮農書稗史之異其術宴歌游覽行旅蒐狩問釋譏嘲咏物適情弔古傷今成敗得失之異其感彼皆各有其至而非借耳傭目所可紊亂增葺於其間者學者茍各得其至合之於大道而迎之於中出而肆焉則物無逆於其心心無不解於其物而譬釋之説法種種色色愈玄愈化矣嗚呼盛矣此庖羲氏畫卦以來相傳之秘所謂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固非專

一以致其至者不可與言也近與潯陽書亦論文大較與告兄者互暢其旨而僕亦未敢遽取然諾於兄但操金而求酒不敢不問價於市也并附於潯陽書及所著文數篇幸兄憫而裁教之荷甚荷甚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四十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四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書三十七

上郝南峰吏部書　明盧柟

柟聞昔者荆軻入秦而白虹貫日白起滅趙師而太白食昴鄒衍繫燕王之肆而五月飛霜夫精誠變天地奸氣拂星辰此皆越等夷之幹造盛衰之變關命運之會

殆非人人可與揆㕁而取徵也夫德肖朝菌形類蟪蛄生如植槁梧亡若覆死灰然嚮靡延長頸極號呼以求託化育之意弛負擔之憊夫誰有蹈赴湯火舉手投足拯死亡者哉栩闐荆楚連城之璧隋侯明月之珠於越湛盧之劒屈產䮍騰之乘此四者天下之至寶使出自齊秦吳楚大國必將秩重期之觀崇華廄以養之累踵曳跗購千金而視矣發跡於三家之市則人之躡景昂目而覩者纔百之二三何則語曰犀象無位出自驕貴

蕢莩草屨無然下伍積居襲之漸也今枘本蓬澤枯槁之士奕世綸𡌿業不出丘壑綺縞不曳體粱肉不適唇繩樞瓦缶長大子孫閭巷不聞金玉之聲勳業之貴擁貉貐乘魚軒揚眉瀾論視猶土梗草苴斯亦士之至賤者矣爾乃負固陋之質效矯世之志遐思遠舉立於百世之下以竊慕於千萬世之上詩書飾小愚禮樂誇言志依附處士乖忤權貴雕蟲綺篆於辭賦之間銜玉不售置吾家體用不適焉於是乎上不能伏巖穴之側考

泉石之跡以重明主之顧次不能發經射策効納忠信以拾取緋紫之榮下不能揆卜龤之計逐什一之利致富千金為宗族光寵夫然後張目而劒戟森金足而衆父峙市井都遂之中一陷穽綱羅之設矣昔客有鼓瑟於齊王之門者能使鬼神上下縣竽不合則人將掩耳而不聽宋人資章甫適越雖端凝晃裘斷髮文身則人將駭宕頓足走反目而不覩諺有之曰衆口鑠金重毀銷骨而栴負違俗之難抱獨任之釁挾揣壞而陣江河

則人有惜狗馬之斃痛狐狸之掩靡不愛柟一死者矣況夫濆汙瀆於鬼神鄭聲淫於師曠社櫟棄於匠石燕礫笑於周觀誇渚雌而東面視惡知其不長笑惡於大方也夫柟罪戾如此其大適遭傭奴之變而其家益無賴圖致之死要取不訾之賄厚誣抵法之刑尚賴天地日月得自明稱貰一年乃復皇綱掩其翮周綱絛其膺申索縶其足垣鼠不避嚙其髮髭柟闐市廛之音商販歌歎愈於鈞天之樂溥解束縛稍置散地蹢躅僂俯愈

於帝庭之美出檻域寢苫塊愈於匡牀之安藜藿之飯晨至而晡進試以梃杖後食愈於紫鴟之羹赭衣短褌不掩脛骭綦備燥濕愈於魯縞之繒吏至喜則屈膝怒則頭搶地雖太史公詬辱蠶室王嘉愓於法伍李固斃箠鍬荼毒金鐵俛首垂涎嚀天椎心而流之以血何以踰此棦闈蛟龍失雲雨則要鱗波濤殞骨泥沙士嬰禍羅則毀身亡名折節殉死今棦形辱志降長謝洙泗則聖賢之逐客覽清聖之鑒則鵷鳶之餘肉何地而不可

妾乎而枘含垢忍耻延一夕之命苟活溷壤溺血之中不能蚤自裁決貽先祖之羞儌鄉里之惡者是非禍覬儌幸而利大於媮生耳竊懷蓄恨之積固有不瞑目之行故敢冒死上陳願執事憫裁聽察其至枘聞古人有言曰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趣舍異也何則孝莫大於復讐統莫先於傳子士莫重於廣業昔者尚子行仁勇之事長驅赴難不能報伍奢之怨穆公屬國於宋殤搆戚黨之禍結怨諸侯不能定子馮

之居子推汚世主之量髙不賞之節熖炙介山不能樹管仲之功也故夫事涉過計於前四馬不能捷之於其後别死生之際得失之大機栁固熟思而詳議之矣唯執事推心加聽焉曩者栁寘身圜土出歸謁先人於淇門敝廬未幾而黄池之孽作黒山之賊舉挟垣破屋戕先人而火其室先母垂白髪號哭不逾時而逝者豈非悼痛先人不首牖之故哉夫栁孤立無兄弟大稚甫九嵗即亡次子三嵗亦殀死寡妻孤女𤹪然在室族人攘

利變易不測竊恐栢舟不可為誓陳人之賸或加於我
廬處子矣栟聞墨翟棄室而說諸侯百里奚鬻秦而相
甯戚飯牛以干桓公此三人者豈竊世主權利富貴取聲
譽於天下哉要之各乘時奮智行義達道樹勳業為不
朽耳夫栟自穉齒學章句長而被儒服誦法周公孔子之
道思欲附會古人効駑鈍之姿蹇步鉛割麤有所建明
於斯世也然瓦礫之材璞匠所棄制科之不收縉紳士
大夫之弗齒中風狂癇觸貽憲之網弗出者三年矣余

何遽死而不急聲樵呼於執事左右哉繇是觀之舉子推之隘者則士不宏跡宋穆之謬者則統失緒持尚于之操者則徇近名孝不寛昔曹沬將魯不死三敗之辱于柯之盟則挾匕首刼桓公歸魯之侵地以雪衄師之恥令柟欲包曹沬之羞以反三子者之見而後伏斧鑕之刑尸棄街之觀欵欵然長逝少謝造物之私執事胡不少垂憐惜宏天下恢廓之量忘其出身之僭越於世俗之惡拯袂水火雪淹滯之寃以成憤抑之志柟即白骨

復生戴覆盆而披日月之光者果誰之賜哉

上徐少湖翁師救荒書　楊繼盛

其以言得罪宜絕口不言天下之事但聞窮民貧苦之狀若割心肺日夜憂思至廢寢食故有欲默而不容忍者而夫子抱能受言之量居能行言之位而其也極荷相知又有可言之機寧容隱乎謹陳救荒愚見伏請尊裁城中餓殍死亡滿道人人驚惶似非太平景象夫京師之民各有身役常業何以頓至於死而所死者皆外

郡就食之人也盖緣各處司民牧者無救荒之策之心而京師有捨米捨飯減價賣米之恵故皆聞風而來當其事者又不肯盡心鮮有實恵故每凍餒以至於死是以京師為溝壑誘外郡之民而填之也救荒自有均平普徧之政何必煦煦然為此小恵誘民以至於死乎莫若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作急賑濟然後出給告示諭以本處賑濟之故使各歸鄉里又將所捨之米預支二三十日以為回家盤費之資則窮民有鄉井飽食之樂京

師無死亡道路之慘矣連年豐稔止有此歲之餓一郡之衆自足以供一郡之食特在上者區處之無其道耳官倉之粟可賑濟也亦可價賣也富室之粟可勸借也亦可責令減價糶也蓋官倉除備邊急緊不可動支外其餘有積至數十年將腐者合暫變賣收價到秋易新似爲兩便富室有積粟至千萬石者皆坐索高價以邀重利故米價至於騰踊合依少定價裁抑之又當以禮奬勸借官給以帖到秋償還則米價自可日減窮民自

返故鄉矣窮民既無處辦米或賣產傭工止可得錢乃令分為等類定為價數則錢法紛亂而民益告病矣夫錢法之行也或朝貴而暮賤或此處用而彼處不用若有神以使之雖市人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其可以官法定之乎為今之計當為權宜之術不分等類不問大小俱責令折算通行其價數之多寡任從民便官府不得而與焉則錢法可通而商民俱便矣米價騰踴日甚一日今定為官價似為裁抑之術然在京師則有所不能行

者葢各舖户之米俱貴價糴買非若外郡富家田内自穫然今定為輕價彼豈肯折本糶賣且各處販米者一聞價輕孰肯再來外米不肯來内米不肯糶不知其將來至於何如也如定米價亦俟春間販米至者多然後議之北地既荒全賴南米之來使河道阻滯則來者延遲恐緩不濟事賊盜甚多或搶掠一船則後者聞風孰肯再來今宜行令各河道官使開河之時先放米船行一遇擁塞則遣官夫拽運一若轉運官糧然則米正月

終可到矣又行令各處地方官使嚴加廵捕防守護送則販者無失米之憂所來者必多矣南米來者既多又何憂米價之不減乎盜生於貧雖勢所必至然荒年而至於盜起斯亦可憂矣聞各處撫按分付各屬官令其暫寬治盜之法其意懼生變也以故各官於賊盜之獲俱姑息寬縱之此端一開為盜者衆貧者日至放肆富者日不安生是民之為盜雖起於年凶亦上之人有以教之耳夫濟荒自有長策未聞教民為盜以救之也況漸

不可長民不可逞恐堤防一撤紀綱遂壞其變有不可勝言者宜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使遇賊盜仍治之如法則禁盜乃所以止盜而止盜正乃所以救荒也

答撫臺龐惺菴抹侍郎洪朝選書　支大綸

蒙檄發洪朝選不道欵目命職廉之比者諏諸故老質諸閈閭悉無影響而怨家姓氏皆烏有子虛尤無足據過承重委展轉思維彌日亘夜謬謂茲舉必不可為亦必不能成請借前箸籌之彼獻計者類云分宜之貴也

竟以反坐迄無後詞奚有於卿貳蓋分宜柄國亂政中外側目僕御充多貲産狠藉故喑死無詞今洪家不過中人門可設雀羅性不近聲色左右圖史口談性命亦濁世之矯矯著聲者也比淫於色附盜以賕爰書則然乃倚政府結臺司譸張變幻鑪錘所鍊推方為窳抵金為礫坐反唇以大逆目荒笑為謗訕人命至重鬼神難欺明法幽罰善福惡禍如火就燥如水流濕氣類相投而理數有必相值者特善惡之分數有大小故禍福之

參會有久近俗士扭旦夕而不究終始覩眉睫而不參要領若謂茫茫而徼幸於不必然耳憶聞在昔武安侯以酒過殺灌夫詞連魏其俄而武安病呼服謝罪以死東呂希時宰旨誣其帥胡舜陟死不數日胡乃白晝報呂殺之羅汝楫附秦檜誣武穆未幾楫以巡死而其子願亦擊死於岳祠王士驪希蔡京旨殺一無辜婦士驪徙死而京及攸脩皆伏誅載在汗竹讀之凜凜胡可罔也即邇來路楷趙文華阿黨分宜以白蓮教殺沈鍊以

失律殺張經以謗訕殺李默時遷事攺身伏殺人之法而分宜亦以叛誅此耳目之所覩記亦不足信乎彼蚩蚩者又妄謂分宜事敗乃爾今茲且有無涯之望不次之榮矣呫呫於陳迹何為也夫王如之隙於王敦也敦欲殺之而無名乃以意隂授王稜稜即酒中舞劒擊如反命王敦其希榮𠃔遇謂交手可得而敦乃陽驚曰如吾懿戚也而稜殺之因殺稜以謝奸雄欺人背面矛盾彼二心者出死力為奸雄資徒名禍而敗名耳何榮之

可冀哉故守貞蹈義志遂命立即有不偶天日可明若前數子者當其得志含穢資喙奄奄苟全論定禍叢百醜羣湊噎妻孥而拙詞對僮役而赧汗矣彼其之子面承風旨力為從諛蓋其心不附仁義目不知古今逐金帛而魂迷競朱紫而神炫如蠅逐臭如蜣弄丸終身憒憒然聾利是憑且不識禍福安問名義此宣尼所為歎鄙夫不可與事君也浮雲易散駒隙易馳膏粱文繡終饜螻蟻肌骨毛爪卒歸糞壤獨三寸簡册皎皎耳目千

古不磨奈何污之又聞諸司忿職倔强議且移諜外郡以竟斯獄則又舛矣祖宗設推官非若近日之隨廵承委爾也念黎庶非法用辟故設法司以平天下之刑設臬司以平一省之刑設推官以平一郡之刑今之推官溺其職矣臺司既視推官為私役而奔走之以快一已之喜怒推官亦奔走唯諾以身為臺司之私人而罔敢牴牾然非設官意也身對大廷銜皇命持平一郡辟辟宥宥唯三尺是繩即主上有令義且以死爭之豈臺司所能

他委豈外郡所敢擅行哉天下方廣萬世方遠天命民彛終必顯露安能盡塗其耳目也事係紀綱不敢依違附和以傷雅化唯卒全之勿致紛紛

與季朗書　劉鳳

與兄從事最久情無不相悉然僕多忽忘顧請者數復不記憶去歲淮北遊時繫念况從此浩不可期中夜思之驚歎不寐所共厲者文兄才雄偉衍麗非僕所望若其精理竅詣僕嘗得質疑焉不可一日離舍此遠去此

私所悵怏慨惋不自適者也所欲有謁且撫一二夫經傳周秦間書比詮言之軏然意所向何古之法萌動於中茫昧未顯非所思存譬水之浸淫因導之流故辭假之手少復綜緝而已使坎未盈豈能强决意未蓄手能為之辭乎故肆意而作緣手而奮者善文也規以揣裁合變赴會融絡搆治連類錯綜者文之牵泥未光也所以力去陳襲劚削雕鑿必直致飈舉雲駭霆疾而含混悠遠英慨静摯未嘗有意而法度在焉若莊氏綜辭且

無所謂而縱橫數萬言無不燦亮瑩潔秦儀雕澤立談頃刻奇辯藻辭勁氣逸彩豈思搆組撰哉皆自然得之故敏速倉猝應機蠭涌其斯之貴若其淹緩研唫采摭按覆則雖肆麗而典峭越以謫尚不足難而況彼弛解稈淡散亂拙弱若今之所為者何算也且兄與僕力開新體首闢莽翳有何所藉寄假待而小人大言過不自愧翻謂穿綴又謂多故實夫不能解而妄詆猶之可也謂之易而不為抑何罔之甚哉且假能為何不為僕輩

奇姿佚宕而乃守彼區區不足一笑而自謂能將誰欺哉故實者據事陳義固必及之初非藉此而工彼自不學而患其奧僻則必如彼而後善歟僕往為詩頗資淳父未嘗忘彼小人者僕輩誨導之多矣每操戈彎弓可鄙之甚兄自今冀共閟之勿輕語人也今天下半為王氏學豈王氏才勝兄與僕哉故藉勢位耳兄邇者立致青雲翳説海内當復為魏氏學不从矣魏氏學行亦何異僕哉竊所憤悒不平欲一洩胸抱以寄之無窮者不

惜重言之夫涉世取位隨時屈伸兄之篤容亦似太甚

雖鑒僕疎誕遭尤招嫉是矣事有固然無足深慮機變

權畧辨識籌計神鬼隱幽世豈有能出僕輩度内哉然

不能兼得斯亦非慮之所及矣侃侃正議莊色峻嚴數

重風望不少假徇彼終何所為蝟螯哉得失有分非人

能為煦煦和謹徒使渫惡慾嫚侮耳幸無為鑒之過苟

未然者願有所復無惜

擬謝交游書　劉鳳

吾聞誠無不入義不自疑謂在委心當無復間乃今觀之事何大謬不然昔田光伏劍以成死士之氣侯嬴自刎以奉公子之事夫殉身何易知人何難藉令髮不指於冠上眦不裂於壁下豈不終受嗤於燕魏哉今申以國士定以石交利微毫末釁成丘山是使輕生者銜悔而論交者泚顏也願君其熟察之昔東戎如魯解衣而僵紀公善藝劍肉而泣是以華元不憾於御者司城舍怨於從亡知不可以隘已遂恕也故願君之毋忘後門

之不肖而先衛人之末行使羊斟子韋復有靦於千載

吾聞㰏里貿首公仲腐心事一至此私為痛之顧君之

深計無自蔽焉語有之曰怨不在小惠不在大期於時

與不時而已矣故越王凴軾而武士奮矜荆君拊循而

三軍挾纊夫蟲豸非作氣之資虛辭無禦寒之備也所

以成霸越服強晉者義激於感憤利借於嘔嫗也是以

焦忻水斷蛟蜺而意折於要離田開力格虎兕而命殞

於樽俎何則誠有以中之也甘茂去秦道遇蘇氏而二

國迎之以上卿公叔為將戰勝韓趙而君賜吳起田二十萬何則利謂有所不可忘功謂有所不可居二子誠明於計審於事豈背利而飾讓哉故同利者爭而分功者在後也同美者嫉而後來者居上也昔名忽任予以圖難鮑叔奉令而出傳吏吾重生以全國此三人者猶鼎足之並立懷霸王之明畧信執已之獨道故異行而相濟也是以成安君身刺於泜水之上孫臏名顯於走魏之師彼其初私相慕以死因嫌妬之跡重相吏之禍雖

攜手而游不旋踵而敗故東郭一言而西門忘其榮辱干木偃蹇而穆侯締以素交此其人者豈以名位為軒輊富厚為媒梯而相與乎尋丈之間哉閎廓深遠邈然自得志意之孚不見其除夫何有於讒慝之人哉故賢者潔行以振疑智者究理而長慮昔申胥流惑於宰嚭子產不全於鄧析夫處二子之間異者不得而强同危者不得而茍免何則心怵於兩端而勢迫於侵殆也蘇秦將合從於六國名張儀而激之使西入秦甘氏將收

地於宜陽使向壽而返之使重要其主此挾傾狡之變慮因間以執讒口由置搆之爭事而固結以強主心卒之形反而勢禁萌寢而患銷故智軌者相示以色李子之使張儀所以侮而易之是矣交跡者明誓以信甘戊之於息壤所以無攻其後是矣今夫二子之明而申反覆之計恐開塞之途未容濡足決蜡之恥禍理屬然豈及其身而能止之哉是以君子敦道後黄歇之聽而不恍瞿氏之賓申如蘭之契收比德之好不貽玷於究訹

何則為葢無厭也夫甯戚嚘唶為仲父之舌鄭僑一言而見然明之心何則匡政平俗小稱而遠謀同底於濟不可以詇行合也至夫佞巧凌誶駕說以游而不相見情便辟謡諑怯疑並騖以逞其捷術傾而氣制自以為辯智微才滑稽無戾是以陽虎樹人於魯亡未出境而襲逐拘執之矣董叔繫援於范氏求以自託而紡於庭槐令之為交誠能破胸臆出腸胃厲苦口進逆耳効懇款抒切直終與之竭盡無愛於情則左桃可使餕死而

不辭茍伯可使觸刃而無悔何況作色於簞食之微睚眦於盃酒之間乎然則虞卿捐印於魏齊祁奚無德於叔向又何足為道哉且吾聞士不虚附名不虚立譊然其口櫝鼠璞以十襲混魚目於照乘莫不望而珥之者何則鮫人恥而周容走也首山之銅若耶之錫而為萬世寶者以陶冶礱錯而出其精光也故士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者妄意希冀則燕石珷玞祇開罪於子春俯就鎔範則朽柲腐椰風胡薛燭方接踵而翶翔耳今

夫閭巷之雄布衣之傑挾王公之權怙青雲之勢仇景
雲叔佗羽公子賓容從橫游揚為譽人慕其聲轉相傾
動是使恬退揖讓之士不得雍容高步雖欲責善忠告
必將效拉脅折齒於范雎說難孤憤於韓子而未有能
迴視改聽革心易慮者矣是以君子盛飾潔廉常獨遠
出於名譽之外而不牽於流俗之蕪穢以自疏擢乎泥
淖之中故迫窮而相拯恤無社號呼於叔展患害而重
除怨楚子劒及於窒皇許人而不訖於感解揚死言於

無賈居平巔以庇私范宣朝夕於呰祐臨利而能推引文子不奸位而受名相先以含垢則疾驅而分謗桓子離閔而不疾則指極以平憾季孫故曰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何則以其思游於霄霏之野而并包於區域之外獨開曠蕩之觀也今壅優愛孺子之見沉容悅側媚之習居同閈而猶倨視長者易嚴重而驕色使貞介之士與柔佞比肩此原憲所以謝於端木子方所以肆於魏擊寧忿於世而孤游也吾聞疾於利者毀其信傷

於行者危其身公孫不謀於同乘而師以敵撓燕人涕泣於丘隴而言以譎效子木背信於齊盟而躬以逢殆駟帶無質於要誓而世以不逮今使篤厚履素之士捨其馨烈之性甘於腥腐之逐瞑䁤於勢貴誘奪於名途顛蹶望拜以爭鼠肝蟲臂之獲而自伏於糞壤之下則士有髡剃巾幗婦飾而逃焉耳安有張目出氣而猶强顔對朋友者哉

與戚元戎　李攀龍

有味乎公之言兵雖稍增而計日可罷者過之財雖暫益而他日所省者倍馬其猷亦何壯哉至謂將官廢習技而教流黄銰造之巧以為奇貨中動貴人遠事漠北又何痛時弊如此其切也然則天下注意我公而聖天子倚重之者當奈何無已則所謂寧置其身於鑠金銷骨之鄉不枉其道以求恱以求事立云爾斯大忠之定誼矣我公既在久之將習服則自求練卒卒習善則自求利器況志存報主者多其人之為可恃也防秋别議

已有成命是又我公之揚翰敷畧之時也邊陲甚幸里閈寵光在此舉矣

報劉都督 李攀龍

始劉將軍之名滿天下不佞願見其人者十年於此矣未嘗不私竊念之挾百戰百勝之功者不免自暴其才而中一朝無辜之謗者不免輒挫其志賢者猶難之也乃不佞以攝海之役執事者儼然辱而臨焉獲承顏色傾蓋如故先施自致不鄙下交由衷之誼披瀝唯謹有

孔明集思廣益之風而忼慨以之即過意延款使不佞纏綣重别緬縷舟中不自知其盡境恍然自失如目前者勿論也不佞既東陌落怙然秋毫不犯登塲大閱復覩紀律森嚴士氣踊躍技藝精真可蹈水火艨艟便捷投枚記里檠舵之利折旋如飛礮石四興波濤響應削梯樹檄示疑設伏所徵叙瀘弁旄之步閩粤善游之徒三河挽强之騎輩相扼捥唯敵是求乃日椎牛行犒而帷幄自愛也可暴豈其才可挫豈其志乎天既以虎臣

託執事久矣然猶且有激乎宦成之後者動其所必奮堅其所必立云爾大忠完節愈困愈厲而劉將軍之名愈振矣不佞何能贊一辭即有問焉攝海之役不佞所以身覲其美者如此庶取信狂夫以備稱述耳於甚盛德則奚補焉

報劉一丈 宗臣

數千里外得長者時賜一書以慰長想即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饋遺則不才益將何以報焉書中情意甚殷即

長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長者深也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稱位語不才則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稱固自知之矣至於不孚之病則尤不才為甚且今之世所謂孚者何哉日夕策馬候權者之門門者拒不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袖金以私之即門者持刺入而主者又不即出見立廄中僕馬之間惡氣襲衣裾即饑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則前所受贈金者出報客曰相公倦謝客矣客請明日來即明日又不敢不來夜披衣

坐聞雞鳴即起盥櫛走馬抵門門者怒曰為誰則曰昨日之客來則又怒曰何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容心恥之強忍而與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門者又得所贈金則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廄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見則驚走匍匐階下主者曰進則再拜故遲不起起則上所上壽金主者故不受則固請主者故固不受則又固請然後命吏内之則又再拜又故遲不起起則五六揖始出出揖門者曰官人幸顧我他日來幸

亡阻我也門者答揖大喜奔出馬上遇所交識即揚鞭語曰適自相公家來相公厚我厚我且虛言狀即所交識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語人曰某也賢某也賢聞者亦心計交贊之此世所謂上下相孚也長者謂僕能之乎前所謂權門者自歲時伏臘一刺之外即經年不往也間道經其門則亦掩耳閉目躍馬疾走過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則僕之褊哉以此常不見悅於長吏僕則愈益不顧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守分爾

矣長者聞此得無厭其為迂乎鄉園多故不能不動客子之愁至於長者之抱才而困則又令我愴然有感天之與先生者甚厚亡論長者不欲輕棄之即天意亦不欲長者之輕棄之也幸寧心哉

答殷無美書 王世貞

昨承足下見示君典學士書知不以不肖而棄之且許春時垂訪海上甚感足下道君典新築所謂伊人宛在水中央令人洒然如夢醒記僕副山東憲時故吳中丞

峻伯為學憲嘗與諸賢酒間戲言志峻伯謂官轍不必中土即滇蜀閩廣須盡歷之飽其山川風物最後亦須坐尚書省押尺一乃告老耳僕謂鄙願不及此願得二頃陂四圍列植梧竹垂楊芙蓉之屬陂中養魚數千頭中搆一島築高閣三間其下左室貯書及金石古文右室盡貯美酒傍一小室具茶竈瀹釜兼畜小鮭脯爪菜閣上一榻兩几讀書小倦即呼酒數行醉輒假息島傍維兩蜻蜓艇客有問奇善觴咏者以一艇載之來一艇

網魚佐酒不問朝夕飲倦則相對隱几興盡便復載去若俗客見撓者雖叫呼竟日了不酧應以此終身足矣峻伯問誰可當俗客僕謂坐尚書省押尺一者公即是也衆大噱笑而罷峻伯謝貴州節歸病死竟不得如願而僕幸有園林山池之屬然在城市中自貴游以至田父野老皆得狎之不能拒也不意君典一詰便爾茅聞其垂橐恐不能究僕語中境且朝望甫般寧容於東山坐嘯耶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四十一